

品鉴

坦诚爽快 平易可读

——读《俞平伯散文》

谢善实

这本《俞平伯散文》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系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多年前买的，一直没看，近期因腰椎间盘突出，只能平躺在板床上，适宜翻阅纸质书，于是就拿来读了。

第一篇是《〈如梦的踟躅〉序》，很短。为了怀旧进了“干将坊巷让王庙校址”，他“低徊不能遽去”，但守庙小童“屡催迫以目，遂怅然离去”。原来一个小童脸色不自在，他就马上离开了。原以为他会说，你知道我的曾祖父在杭州是大大有名的。他没有说，说了小童想必也不会知道经学家俞曲园先生——原来他并不盛气凌人。

于是对俞平伯有了好感，开始有选择地读起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开心了，就说：“我们老实人反而占上风了。哈哈。”就像现代人在网上聊天。这位正儿八经的先生也写《性(女)与不干净》，也谈女人，竟能说得这样发噱，一点也不涉淫邪。他的日记更有趣，在去欧洲的船上，梦见夫人了记录下来，丢了一块肥皂也记下来。“遗失肥皂，颇闷”，过了40余年整理日记，照样留着这段。这是存心发表的，可见他十分坦诚。

当然，读他的散文，主要看他《红楼梦》的见解。《读〈红楼梦〉随笔(选十九)》，每篇都短小可读，照样没有盛气凌人。《五、大观园地点问题》中谈到：“所以《红楼梦》有些话真是荒唐言，不让我们穿凿地来考证它。”可是一些人偏喜欢这样考证，越考离小说的内容越远。正像先生所说的“作者说的是荒唐言，我们未免太认真了。”大观园在南京？在北京？我到过烟台，看到芝罘区介绍，说这儿有中国最北面的竹子。北京纬度比烟台高，既然芝罘已经是竹子能够生长的最北面，那么潇湘馆的竹子从何而来，难道是大棚培育的？曹雪芹写了个大观园，“这是文学上可有应有的手腕，它却不曾预备后人来做考证的呵。”

还有茄鲞，早就想就此写一篇文章，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二版中，削皮不是写作削，是草头底下一个韭，右边一个刀。这样会给电脑录入造成麻烦，所以不说了。网上的“脂批本”用作“籤”，也是五笔输入打不出的，我这个字是网上下载的。但俞平伯《刘姥姥吃茄子》中说了“先煎脂砚辰之本文”，凤姐说的却是“削”字。这才有勇气也来说一说。茄鲞的做法由凤姐说出，十分详细。早就看到过有文章谈茄鲞，一些人就那样做起来，啊呀，不好吃呀。这能怪曹雪芹吗？谁叫你将其坐实了。引用一下俞平伯的话：“照小说去做菜吃，未免太天真了吧”。从文学角度看，凤姐说起来，削皮、切碎、油炸、煨干、封存，吃时还要“鸡瓜一拌”。这番绘声绘色的话，具有了足够的文学性，也有可操作性的。但《红楼梦》不是食谱，你要当它是食谱，是你的错。说来说去，这样并没有读懂《红楼梦》。《刘姥姥吃茄子》中俞平伯一语道破：“他在讽刺贵族生活不近情理奢侈。”说得真是痛快。

此外还有将《红楼梦》的故事诗词当谜语来猜的。俞先生说，这实在是贬低了《红楼梦》。可是一些人偏偏听不进。

《红楼梦》明明是小说，但是将它当历史者有之，当谜语大全者有之。一些人读着读着，就入其彀中，忘记了它是小说。其实这也是《红楼梦》的妙处。现代科技发达，震撼电影、气味电影纷纷涌现，无非是想将观众吸引到电影拍摄者设计的情景中，暂时忘了现实生活。《红楼梦》没有震撼，没有气味，却让人感到震动，闻到气味，这就是曹雪芹的本事。

自己去猜谜，去考证，倒是他们的自由，但偏偏写出书来。“读者原可以自在地读《红楼梦》”，一定要像他们一样读《红楼梦》，却是太不应该了。

不要以为我尽说俞平伯散文好话，比如前言中着力赞扬的《打破中国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对此文我就大不以为然。中国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并不是纯粹的太阳历。硬要说是阴历，就大大降低了文化批判的力度。

书人茶座

阅读的可持续性

魏明珠

年初，给自己订了一个很“二”的工作外计划，说它“二”，主要是这个计划的每一项指标至少“2”个以上。其中有一项是关于阅读的，要求自己每个月至少要读完2本书。第一季度总结的时候，这计划执行得还不错。但是到了4月份，阅读的主题为“重温经典”，给自己指定了两本书，一是《飘》，二是《傲慢与偏见》。这两本书都是大部头，《飘》还有上下两本。因加班、聚会、出差等占用了一些工作外的时间，4月用来阅读的时间比较可怜。于是乎，为了完成任务，月末几天晚上狂读不已。

运动、学英语、阅读……应该有很多人制订过类似的计划吧？但不知有多少人坚持完成了计划？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关于节日由来，有一个传说：勇士乔治屠龙救公主，并获得了公主回赠的礼物——一本书，象征着知识与力量。世界读书日的设立，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每年这个时刻，世界多个国家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本市的书城和一些民营书店也会搞一些讲座和图书优惠活动。给我们的精神世界一个正式的节日并为它狂欢，一点都不为过，即使只是一个形式，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形式来展现。当然，不喜欢阅读的人也许不会关心这个节日，但有人即使冲着优惠去挑几本书也是好的；喜欢阅读的人没有这个节日依然会继续阅读，而节日气氛或许能给阅读者的可持续阅读计划加个分也说不定。

说到阅读的可持续性，笔者以为，它必依赖于有好看书读、有好的计划和一个持之以恒的行动。有好看书需要一个城市的阅读硬件能到位，有好的书店，好的图书馆，以及其他一些利于阅读的平台。比如在宁波，有大中小型各类书店、市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甚至有自助图书馆，有一本纯文学杂志《文学港》等，这些可称得上是甬城阅读人的幸福。当然有人会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电子阅读呢。确实，电子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低头族”行列。应该说，现代人并不缺少阅读，跟以前相比，甚至有更多的人加入了阅读的行列。但我要说的是，依靠电子产品的阅读，很多是断裂、分散的，难成体系，无法纵深，其精神养分相对不足。至少现阶段是这样。

至于制定阅读计划和执行阅读计划，除了阅读者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一个良好的阅读生态环境。阅读生态环境是书籍、城市精神和人文教育共生的家园，需要社会各单元的努力。它能促进个人阅读，从而形成全民热爱阅读的大氛围。它不只是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文化目标，它更是民族幸福的源泉。

传说中的公主送书给英雄，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生日、情人节、母亲节、中秋节……如果我们把书籍当作节日礼物赠送，我想，可持续的阅读就能得到培养。让我们每天读一点，让阅读成为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吧。

三味书屋

梦圆鲁研 一往情深

——读林伟的《鲁迅诗歌赏析》

蔡体霓



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在国外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说，同样，在中国也有“说不尽的鲁迅”之说。今年初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诗歌赏析》，是林伟凭个人之力，利用工作之余对鲁迅的全部诗歌进行注释、串讲和赏析的著述。翻译之间，为他这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所感动，同时觉得此书在当下尤显可贵。

看了书名，本以为此书应在课堂里读，其实不然，因为林伟不只是对鲁迅诗歌作字面上的分析，也不是从这些字面里搞出一点微言大义，更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通过对鲁迅思想情感和心路历程的整体认识和把握来解析鲁迅诗歌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于是，从诗歌的赏析中，仿佛看到了鲁迅先生穿着长衫，手指上夹着香烟，迎面走来。当然，林伟的鲁研之作是一篇具有独到学术见地的论文，但他的阐述风格却是与人亲近的，在旁征博引中陪你一路看景。

这样的书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确实不易。鲁迅先生有一首《赠川岛》的诗：“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本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林伟在注释中交代了川岛即是章廷谦。对诗里的“汇”字，他写道：此一“汇”字，系再绍方言，川岛是章的笔名，上虞人，与宁波相邻，鲁迅为绍

兴县人，均属同一地区，是明白这字的意思的，就是忙中腾出手来。这里，鲁迅有调侃川岛沉溺在情人的恩爱之中的意思，故希望他有空腾出手来，接受这本“汇”字更加深了全诗的诙谐语气。

在林伟的书里，会觉得鲁迅诗歌的可爱，我想，他在做一种努力，使众多读者通过解读鲁迅的诗歌来认识鲁迅，热爱鲁迅。“怕读周树人”那种话头，在林伟意趣盎然的文字里无影无踪。再如鲁迅先生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上的《爱之神》：“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娃子着慌/摇头说“唉！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谈这宗话。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地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地去自己死掉。”在赏析中，林伟认为此诗用白话诗的形式探讨了严肃的爱情问题。诗以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用箭射男女青年的心使双方恋爱的故事为原型，描写了一个为爱神的箭所射中的中国青年对爱情的迷惘，以及爱神对爱情的见解，突出了鲁迅对爱情的理解。

林伟认真地仔细地翻阅过鲁迅研究的资料，尤其在“赏析”部分，既展现历史的厚重感，又有诗作欣赏的优美境界。从整部书来看，他将鲁迅诗歌解读为“战斗的号角”，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鲁迅在现代中国将是长存的，这成了林伟注析的重要定位。在《题〈呐喊〉》、《题〈彷徨〉》等许多诗篇的赏析中，尽情刻画了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重塑国民性的战斗生涯，并为读者提供了充实的背景资料。在有的篇章中，还添加了“延伸阅读”的提示，详尽地介绍书目页码。对于一些在创作年月、内容、思想意义等方面尚有分歧的诗作，本书作了必要的辨析。从中可见林伟“啃硬骨头”的真功夫。话题看起来很“窄”，专讲鲁迅诗歌，思路却很广阔，新的研究视角对读者很有启发意义，并传达了其所理解的鲁迅思想。在文字表达上，朴实谦逊，下笔谨慎，考证缜密，又留有再作探讨的余地，体现了林伟良好的治学风格。

林伟，字心斋，宁波北仑人，199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在镇海区工作。他对鲁迅研究的热情从大学期间一直延续至今，并与日俱增。他说，《鲁迅全集》读过很多遍，几乎翻烂了，只要你说出鲁迅书里的一句话，他能大致翻出在哪一篇或哪一页。完成这本书，是他多年的夙愿。

悦读

岁月无限好

——读《岁月往事》有感

叶龙虎



拿到朱余根的《岁月往事》，我就想起了他曾经在报纸副刊上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认识朱余根是近几年的事，纯粹是共同的爱好，让我们不但认识了，还成了朋友。记得那天在《余姚日报》副刊上读到他的文章中的一个片段，“当纤绳与石桥下沿即将相碰时，我右手用力一弯钩，随即再放出纤绳二米左右，纤板在石桥那边抛上来了。”（《头牌纤夫》）小时候看到过的一幕，被作者生动的文字描述拉到了眼前。情不自禁给报社的编辑打了电话，打听这位老兄到底是谁。

那年冬天去台湾旅游，在报社机场的候机室里，第一次见到朱余根。乍一看，还以为遇见了当时正在走红的莫言。国字形的脸，高高的额头上稀疏的头发，八字眉下似乎永远眯着眼睛，还有抿着嘴巴微笑的神态，真是太像了。这以后几天的旅程中，我们常常以此拿他开涮，他也不生气，反而正儿八经地与我讨论起如何写好散文以及他想要写一本书的打算来。现在，他真的把散文集放到了我的面前，真佩服他的那股子韧劲。

朱余根的散文，描写的大多是他的生活经历，而且生活气息极浓。正因为这样，他的文章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遇到趴在浅水滩里的黄钩蟹时，先用一小段芦苇梗引诱它的双钳，黄钩蟹必然会上圈套，双钳死死地钳住芦苇梗，随即解开竹篾笼口上的盖布，提起芦苇梗，与黄钩蟹一起放入竹篾笼里。”（《海涂踩蟹的童趣》）“突然，我的网竹竿被鱼重重地撞了。一只网角被掀了上来，但不见鱼往水面上窜，凭经验，我确定是专往水下钻的大鲤鱼……至今回想起来俩人仍心有余欢。”（《我的正

仁哥》）这些绘声绘色的描写，能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朱余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遍地饥荒的上世纪60年代初。但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从他的散文里，几乎找不到一丁点的沮丧，有的都是积极、向上、朝气和希望。在他的记忆里，即便是那段艰难的岁月，依然是丰富多彩的。“旷野里的野草真多，有我们最喜欢吃的‘糯米草’和‘破花絮草’。‘糯米草’既软又嫩，算是野草中的上品，洗净后用盐水一煮，香而有些甜味……母亲把粥倒进锅里，把粥桶洗刷下来的浑水也一并倒入，再添一瓢水，把切碎的野草倒入锅中搅拌。”（《想起野草充饥的日子》）读到这里，不禁让笔者也想起了当年挖野菜、吃野菜的情景，那些粗糙得难以下咽、又苦又涩的味道，仿佛昨日刚刚吞咽过似的。

朱余根的文字充满了感情，那些与他一起生活过、相处过、同事过、甚至是尘世中擦肩而过的人，都会走进他的文章。当然，母亲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一分钱在母亲的手里，也会捏出水来。”简短的一句话，一位勤俭、节约的老太太就跃然纸上；“我是拣才郎，不是拣钱庄。”岳父沈国才的择婿标准显然与一般的农村人不同；还有聪明的“早知”阿权哥，憨厚的正仁哥，仗义的陈国树，勇于担当的岑康尧，多才多艺的范庚康等，通过朱余根酣畅的笔墨，渐渐地在他的眼前丰满起来。文如其人，朱余根给人的一个强烈印象是他的爱心，他爱家人，爱朋友，待人真诚，人际关系融洽。作为曾经的乡村学校的校长，朱余根深得传统文化的滋养，在他的散文中，最动人的就是一个个慈子孝、邻里和谐的故事。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人生的起起落落一一经过，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个中的酸甜苦辣真的让人回味无穷。年已古稀的朱余根，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老大”读书乐》、《种菜三得》、《寻找泉水》、《三削路边草》等篇什中得到解读。宽容了，淡定了，生活就变得简单了。饮食是清淡了，但亲情更浓了。朱余根的《农夫山泉有点田》，足见他的幽默风趣、随心所欲。他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寄情山水，享受天伦。

人老了就像是一杯陈酒，冽而绵；一棵苍松，郁而翠。老的过程，是幼苗长成大树的过程，这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辉煌啊！说实话，说《岁月往事》的文字还可以再精练一些，但是，语言通俗生动，描述直白朴素，并且能较好地运用方言俗语，仍不失是一本接地气的好书。正如左溪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没有华丽的文饰，也没有构思的机巧，绝对是‘我手写我口’的那一路。也正因此如此，才使得他的散文更贴近生活，更具有可读性和感染力，同时也更多地保留了带有地域特征的人文信息。”

书架



第一份工作，请干足5年

作者：汪颖
出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定价：35.00元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作者：嘉叶
出版：中国华侨出版社
定价：32.00元

霜冻迷途

作者：冷小张
出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定价：29.80元

船行有声

作者：李俊新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定价：48.00元

益往直前：水均益看世界

作者：水均益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定价：38.00元

英雄地

作者：刘克中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定价：39.80元

文学港

2014年第6期 总第187期

热小说	老人与酒(短篇)	李师江
	至少宇宙是饱满的(中篇)	鬼金
	转世(短篇)	余网友
书 屋	三堂堂记	商震
	一团烈焰今安在	朝颜
人间茶话	大薯的凉茶	王旭烽
深 阅 读	失踪的母亲	帕蒂古丽
	旧阳光	袁晖
新 诗 歌	落日如盘(组诗)	王夫刚
	家乡风物志(组诗)	雨田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315000
投稿邮箱：179731320@qq.com